

2025年8月9日 星期六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刘 榕
校对 朱艾婷



廉萍与儿子的合影



空姐时期的廉萍

8月初的一个傍晚,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道,晚风轻轻推开“冰兄士多”公益微站的门,一阵中提琴声正从屋里飘出来。视障少年王子安弓子轻抖,马勒《大地之歌》的旋律缓缓流淌——这是陈元璞(阿璞)生前最爱的曲子。如今,王子安已成长为在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的中提琴演奏家,而在他的成长路上,始终印着阿璞的影子。

那个用画笔和音乐为生命添彩的青年,虽已离去,却像一盏灯,照亮了无数特殊青少年的前行路。羊城晚报与阿璞有着不解之缘:从他1998年出版个人画集《无音之乐》,到2020年他去世后举办的盛大个人画展,再到“璞育特殊艺术家计划”的落地;从他与古典音乐的缘分,到更多特殊青少年的艺术突围,羊城晚报始终持续关注报道,也见证着这块“璞玉”如何温暖了一片天空。

璞玉初琢: 在自由里扎根生长

“他的画有特别令人震撼的意境。”广州市少年宫融合教育创始人关小蕾至今记得1984年初见阿璞画作时的惊喜,那时的阿璞大约9岁。

和规范化写实教育下的刻板线条不同,阿璞在白纸上的涂鸦满是奇幻想象,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创意。那时的他总爱在画室里转来转去,缠着老师问个不停,身子却弱得像易碎的瓷瓶——画壁画时突然流鼻血,哮喘犯了就擦着画笔蜷在角落,可稍稍缓过来,又立刻扑回画纸前。

关小蕾发现,要是老师给个固定主

从文科生、空姐到飞行员 她飞出了一条“自我掌控”的轨迹

壹 放弃研究生offer,成为空姐“公费看世界”

在万米高空的驾驶舱里,廉萍(luò)身着制服,坐在副驾驶位置,目光专注,双手稳稳搭在操作杆上。舱外是云海翻涌、阳光铺洒的世界,舱内则是一片冷静与掌控感。

她实现了自己飞向蓝天的目标。

一个新闻系的女生,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研究生offer,到中东一家航司当空姐?又为何会在几年后,成为飞行员?是怎样的经历,让她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跨越?

这是一条几度“偏航”的人生航线,却带她飞向了更辽阔的天空。

“我大学在珠海读书,珠海航展特别有名。恰好当时参加了航司的招聘,了解到空乘可以‘公费看世界’。我想,学习的机会随时都有,但看世界的机会不多。也许现在,是最适合的时候。”廉萍回忆道。

那一年夏天,她背起行囊飞往迪拜。新员工培训持续六到八周,从应急处理、救护知识到服务流程等,每一

项都要过关。

工作一周年,廉萍一共执行58个飞行任务,共计133个航班。踏足24个国家、37个城市,累积了大约784个飞行小时。

飞行日志上,她写下这样的感慨:“前几天飞巴基斯坦卡拉奇,航班上七八个中国建筑工人对入境卡毫无头绪,我能在航班上帮他们整理文件,解释清楚流程,大概就是我在这个航班上的意义。前往异国他乡的未知旅程中,有一个能用中文和乘客交流、陪他们走这一段最忐忑的路的人,大概就是我在所有航班上的意义。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。”

貳 跨专业转行,自费七十万赴南非学飞行

飞行员的基本门槛有哪些?哪家航校性价比高?需要积累多少飞行时长才能上岗?2018年,做足了功课之后,廉萍决定前往南非,接受为期一年半的飞行培训。

“南非的飞行培训体系十分成熟,费用大概在七十万元人民币。”她在那里完成了严格的理论课程、模拟飞行、单飞考核等,最终拿到了商业飞行员驾照。

对跨专业的转行者来说,这段学习并不轻松。密集的理论课程、高强度的飞行训练、全英文的航空术语……每一阶段都是挑战。“还好我的大学是全英文教学,在国外适应得比

较快。但压力还是很大,经常要硬着头皮扛过去。”廉萍说道。

培训期间,她持续关注各大航司的招聘。“我最关注国泰航空,因为它招收的女性飞行员较多。”

疫情期间,飞行梦一度搁浅。彼时,她在中东一家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,做着看似“脱离航道”的日常事务,却始终没有放弃等待时机。

直到2023年,国泰航空首次面向内地招收见习飞行员,这个从1988年开始运营的项目,通过与全球飞行学校合作培养专业机师。除了年龄,项目不设任何技术门槛,只需要对蓝天有热忱。得知消息后,廉

叁 女性飞行员仍是“少数”,但变化正在发生

近年来,尽管女性飞行员的数量有所提升,但仍然属于“少数派”。

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2024年数据,全国民航驾驶员执照总数达89230本,其中,持有航线照、商照和私照的女性飞行员总数约为941人,占比仅1%左右。具体来看,航线女机长有170人,占比仅为0.57%;商照女飞行员681人,占比1.34%;私照女飞行员90人,占比1.73%。

廉萍曾经历过一次不愉快的面试,在某航司的招聘宣讲会,包括她在场的三名女性应聘者被工作人员请出教室,对方称“本次招聘不招女生”“之

前的秋招要求没有更新”。

“我当时很生气。”她说,“性别限制不住应聘者的能力以及潜质,女性不需要被特殊对待,但需要一个公平的机会。”

为什么飞行员男女比例相差较大?廉萍认为,这既有历史原因,也与职业本身的要求有关,“过去对飞行员的体力要求较高,男性更容易通过筛选。如今,随着培训体系日益完善、航空设备不断智能化,对性别的限制早已不再那么明显。重要的是健康的身体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专业能力。”

当然,也有观点认为,女性飞行员意味着更高的人力成本。例如产假期

有人问她,放弃读研是否后悔?廉萍语气坚定:“从来没有。那时候我不确定要走什么路,只是觉得,传媒也许是方向。现在我知道,想读书可以申请更好的学校,我也可能会在别的行业里找到更值得投入的方向。”

正是这段“环游世界”的旅程中,让她近距离接触到“驾驶舱”的世界。身边许多同事,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拥有多元的背景,却在飞行梦想的指引下自费培训,最终成为飞行员。这些真实的故事,像种子一样悄悄落在她心里。

在一次次起飞与降落之间,她开始思考:“如果他们能做到,我为什么不可以?”

肆 用努力打破质疑, 祝更多女生自由昂扬

“一如女运动员、女特警、女医生,航空业同样需要更多女性飞行员。让大家看到,女生也有实现飞行梦想的机会。”廉萍说。

她的故事从不是一条笔直的航线。从东北老家到中东,从南非到澳洲,人生这架飞机曾数次盘旋、等待,甚至被迫降落。疫情期间,她的职业发展一度停滞。有人冷嘲热讽,“花了那么多钱去学飞行,不就当个行政?”

“当别人说我是‘不成功的飞行员’时,我也会难过。”她并不否认自己的情绪,也没有因此退缩。“人生总会经历这样的时刻,但往后看没有任何意义。别人可以质疑我的培训是否值得、质疑我的投入是否有意义,有时我自己也会怀疑。但我告诉自己,只要有机会,一定要抓住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除了飞行员的身份,廉萍还是一位母亲。相较于男性飞行员,女性总是更容易被追问,怎么兼顾家庭和事业?她坦言,育儿需要家人的共同参与,“其实也没那么难。每次飞行要离家三四天,但回家后能集中休息,反而能带来更高质量的陪伴。我的家人也一直理解我、支持我。”

采访接近尾声时,廉萍分享了一个故事,“今年大学的毕业典礼上,校长在致辞里提到了我,他说,我是学新闻出身的,却选择做空乘,后来又成为飞行员。大学所学的专业,只是提供了选择的机会,并不意味着往后的人生,必须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。每个人都有重新选择的权利。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意义——收获的是能力,而不单单是学历。”

听着那段致辞,她的心里泛起了涟漪。

“我大学的教授说,我是他最不听话的学生,但也是令他最骄傲的一个。”廉萍笑着回忆,“很多时候,别人会告诉你,哪条路才是‘对’的。但如果我不认同,就不会照着去走。”

她想告诉女孩们:人生不是只能按部就班,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,只有选择热爱的方向,人才会开心,才能抵达理想的远方。”

她的目标十分清晰:“如果可以,我希望在未来8-10年,成为一名机长。”

那一天,她会在更高的天空,飞出属于自己的航迹。

当马勒的旋律再次响起: 阿璞的光,暖了后面的路

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实习生 武依洋

题,阿璞的笔就僵得像生了锈;可让他自由发挥,色彩立刻在纸上活了过来。“他不是不会画,是受不了被框住。”在少年宫,阿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,他在初中的年龄阶段偶然在画室听了老师播放的古典音乐,想不到这个“偶然”却成了陪伴他一生的另一种“语言”。

每当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响起,这个平时不太会察言观色的少年会突然安静下来,手指跟着旋律在空气中轻轻画着线。“他能把马勒的旋律画出来,像一条流动的彩色河。”关小蕾2021年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,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。

命运的考验却从未缺席。19岁那年,精神分裂症找上了他:30多岁时,腰椎肿瘤突发破裂导致他下身瘫痪。康复后,他每天需携带导尿管生活,还常常因细菌感染住院,抑郁症、脑中风又接踵而至。对很多人而言,或许其中任何一样磨难都已是灭顶之灾,阿璞却用瘦弱的身躯一一扛了下来。“马勒的慢板能止痛。”他曾对来看望他的老师说。直到突发脑中风、生命走向终点的最后一刻,他仍在画着钟爱的马勒,床头的收音机里播放着《第九交响曲》。“要把新画的星空挂在少年宫走廊。”这是他临终前的叮嘱。

微光聚合: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“他的画有特别令人震撼的意境。”广州市少年宫融合教育创始人关小蕾至今记得1984年初见阿璞画作时的惊喜,那时的阿璞大约9岁。

和规范化写实教育下的刻板线条不同,阿璞在白纸上的涂鸦满是奇幻想象,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创意。那时的他总爱在画室里转来转去,缠着老师问个不停,身子却弱得像易碎的瓷瓶——画壁画时突然流鼻血,哮喘犯了就擦着画笔蜷在角落,可稍稍缓过来,又立刻扑回画纸前。

关小蕾发现,要是老师给个固定主

题,阿璞的笔就僵得像生了锈;可让他自由发挥,色彩立刻在纸上活了过来。“他不是不会画,是受不了被框住。”在少年宫,阿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,他在初中的年龄阶段偶然在画室听了老师播放的古典音乐,想不到这个“偶然”却成了陪伴他一生的另一种“语言”。

每当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响起,这个平时不太会察言观色的少年会突然安静下来,手指跟着旋律在空气中轻轻画着线。“他能把马勒的旋律画出来,像一条流动的彩色河。”关小蕾2021年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,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。

命运的考验却从未缺席。19岁那年,精神分裂症找上了他:30多岁时,腰椎肿瘤突发破裂导致他下身瘫痪。康复后,他每天需携带导尿管生活,还常常因细菌感染住院,抑郁症、脑中风又接踵而至。对很多人而言,或许其中任何一样磨难都已是灭顶之灾,阿璞却用瘦弱的身躯一一扛了下来。“马勒的慢板能止痛。”他曾对来看望他的老师说。直到突发脑中风、生命走向终点的最后一刻,他仍在画着钟爱的马勒,床头的收音机里播放着《第九交响曲》。“要把新画的星空挂在少年宫走廊。”这是他临终前的叮嘱。

向光而行: 让每一种不同都被看见

每周日下午,社区课堂里总挤满孩子。唐氏综合征孩子们的到来,让这个小小的公益微站充满了更多可能。老师们不光教这些孩子们画画唱歌,也教普

通孩子怎么去包容、理解他们,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帮助。

“有个小朋友说,原来哥哥画的太阳是方的,是想给更多人温暖。”关小蕾望着打闹的孩子们,眼里闪着光,“融合不是让特殊孩子变成我们,而是让我们都变成‘我们’。”这种融合的力量,藏在璞育计划策划的一场场展览、音乐会和艺术衍生品里,让更多人透过那些特别的线条,看到不一样的心灵世界。

阿璞曾说,艺术是生命的拐杖。如今,这根拐杖长成了森林,庇护着每个需要被看见的灵魂。就像小时候阿璞在少年宫墙上画的那只鹰,哪怕翅膀带着伤痕,也一直朝着光的方向飞。

当《骑士王的荣耀》《第二圆舞曲》等旋律在微站流淌,阿璞钟爱的动漫音乐与古典乐章交替响起,仿佛他从未走远。正如王子安所说:“如果今天做不到,就把希望留给明天,成就明天的希望。”



郭威与王子安(中)共同演奏开场曲《四季·冬》 唐兴 摄

